

张廷银
辑释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方志所見文學資料輯釋

任繼愈題



张廷银辑释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方志所見文學資料輯釋

任繼愈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志所见文学资料辑释/张廷银辑释.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11

ISBN 7-5013-3169-3

I. 方… II. 张… III.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7691 号

书名 方志所见文学资料辑释

著者 张廷银 辑释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版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5013-3169-3/K · 1402

定价 26.00 元

序

“方志乃一方全史”（章学诚语），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称。故而整理和发掘其中所蕴涵的各方面史料，也成为后来的文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且随着文史研究在广泛性、深入性两方面的同时加强，方志的价值和地位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就文学研究而言，新时期固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浮躁空疏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实在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研究也在另一方面呈现出可喜的多元化局面，大多数研究者仍然坚持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这其中，发现和揭示原始的文献资料，应该是很值得肯定的方面。

国家图书馆建馆伊始就承担着国家总书库的职责，经过近百年的不懈努力，这里汇集了数千万册的珍贵文献，成为海内外公认的汉籍收藏中心。但是，如何在妥善收藏文化典籍的同时又积极向社会介绍其中的文化价值，则一直是我們努力解决而至今仍未解决好问题。因为许多文献的载体状况很差，不便于广泛流通；学者也难以在短时期内集中阅览那些成规模的专题文献。这就给图书馆人提出了非常广阔的服务空

间。但国家图书馆所承担的十分艰巨的日常服务任务，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揭示文献和整理资料工作的开展。为了走出这种二难困境，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提倡结合业务工作实际的学术研究。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涌现出了一批比较可喜的成果。

廷银同志利用他大量接触地方志文献的工作机会，在业余时间辑录了许多珍贵的文学资料。部分内容在他辑录过程中就向我介绍过，我觉得很有意义。现在他将几年来辑出的近80篇材料汇集成书，交付出版。我粗略地翻阅了全书，感觉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有涉及作家、作品研究的，有关于古代文学理论的，还有几则地方诗话作品。也许单篇的材料不一定具有多少新异之处，但整体的面貌则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中的注释和评析虽然还有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但释评的方法和态度还是基本可靠的。我与廷银是学术朋友，又是工作同事，而且自己这几年也在国家图书馆努力营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所以当廷银希望我为他的《方志所见文学资料辑释》题序时，我就以第一个读者的身份，谈谈自己的感想。既以鼓励，又为共勉。

詹福瑞

2006年10月5日

前 言

地方志是记载一地自然与人文状况的历史、地理之书，因而辑录各代文人的相关诗文作品并非其要务，读志用志者对这些内容同样也不会首先予以关注。退一步讲，即使有人对此感兴趣，也仅仅是因为这些诗文可能涉及到某一地方的风土人情与政治教化，或者说，它们可能有助于人们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况，而较少有人会从文学的角度，去欣赏认识它们。这是多少年来方志中诗文的基本境遇。

然而，如果我们跳出过去对方志特质及作用的认知框框，在更广阔的视阈里来把握其所蕴涵的价值，就不会仅仅把它作为认识自然与历史的“百科全书”，而可能同时将它看作一部十分重要的文学作品集。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欣赏到美妙精彩的诗文，还可以以此为工具和史料，去解决文学史上的某些学术问题。也就是说，方志中的诗文作品具有着史实认知和艺术审美的双重价值，一般诗文所能达到的效果，它们也一样具备。笔者于此已有专文论述^①，兹不赘述。

^① 参见附录拙文《方志辑存诗文的文学价值例说》，原载《福建论坛》2005年第5期。

而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有一部分诗文更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其中一些具有文学评论意味的作品。根据笔者的初步了解，它主要体现为三种情况：评论历代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从理论高度概括文学的特性与价值等；用诗话的形式，来介绍某时某地的作家及其创作。笔者目前即基本从这样三个角度，来搜辑方志中的文学批评资料。只是考虑到资料的整体性和原始风貌，辑入本书时并未进行明显的分类。

见于方志的关于作家及作品的评论，主要以文的形式出现，其结构与表述显得比较直接、比较正规，比如李之实《孔子删〈诗〉辨》、刘明昭《〈关雎〉诗辨》、任象益《〈诗三百篇〉发微》、冉景贤《竹林七贤论》、吴绍雍《文艺金针序》、萧怀锦《〈史汉文讲义〉自序》、《〈魏晋文讲义〉自序》等，它们与我们一般所见的评论文章在题目、结构、语言上都没有什么区别。但有时则以诗的形式出现，显得比较松散、比较浅近，常常只指出某些现象，或发表某种议论，而不做细致的分析与解释。如苏如兰《读〈诗〉有会而作》、葛梦龙《读〈过秦论〉》、宫润章《诵六朝诗》、杨学适《竹林七贤》、魏定一《读陶渊明诗》、辛联玮《题杜工部诗集》等。这样的形式与我们在其他场合所看到的同类批评作品，当然也是基本一致的。而从我们目前的浏览结果看，无论是诗的形式还是文的形式，评论的对象最多的还是先秦的《诗经》和六朝及唐代的

诗歌。这或许即与中国的诗歌创作传统更悠久、《诗经》、六朝及唐代的诗歌在历史上更有影响有关。当然，其他时代、其他文体的作品也是方志所见诗文的评论对象，比如，清代的诗歌和散文在我们所看到的诗文中也经常被概括和分析。只是，这些文章所提及的评论对象基本是文学史上声名比较隐微的作家，而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显得十分陌生。从笔者所主张的观点来说，这些作品以及关于它们的评论，固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实况，但毕竟它们太分散，在本书中无法全部撮举。所以，对于这些以极其普通的作者及作品为评论对象的文章，我们就只能选择性地做部分介绍。我们的目的仍然是首先从涉及广泛话题的文章入手，以引起读者及论者对此类文章的广泛关注。

笔者目前所见方志辑存的探讨文学实质、揭示其价值的理论作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借用中国历史上的《文赋》、《二十四诗品》等方式，通过诗化的语言，来形象表达作者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某些认识，如张星南的《文品二十四首》和魏天眷的《诗赋》，就分别摹仿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及西晋陆机的《文赋》。不但形式相似，就连语句用词都很接近。还有一种是通过作序和书信往来，反映文学观点。如朱圻《暮春与友论诗序》、张骏菴《与赵敏斋论文书》。另有一些则是直接出自志书编纂者之手，他们在方志“艺文志”、“文徵”等章节前所加的某些

引言按语，其实也包涵了非常珍贵的文学思想。比如慕寿祺为《重修镇原县志》“教育志”所加的按语等。这几类文章的构制或许并不非常严密，目的也不纯粹是为了讨论文学问题，但其谈论范围均关乎某一具有全局意义的文学现象，所以我们仍将其称为文学理论作品。

一些地方志著作在全志的最后部分，往往也汇辑与当地有关的诗文创作逸事或评点文字，且标以“杂志”、“杂谈”（“杂谭”）、“轶事”、“佚存”或“诗话”等名目，它们事实上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所常见的诗话，具体地讲，就是现代文论家们所说的“地方诗话”^①。不过，方志中的大部分诗话往往只是将常见诗话及其他著作中的相关内容摘录汇辑在一起，有揭示和突出区域文学创作状况之效，但缺少原创意义。甚至在根本上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的诗话著作。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部分出于新撰的诗话著作，比如见于《荣经县志》的《荣经诗话》和见于《九鲤湖志》的《九鲤湖诗话》。这两部诗话皆是志书的编者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对当地某些历史时期里所发生的文学现象，进行钩稽、评说。虽不一定非常准确、全面，但至少比较实在具体，是后人认识这一地区文学创作实绩的重要依据，堪称一定区域内的地方文学史。

① 参见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312—315页；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客观地说，方志中所见的文学评论作品与我们一般所见的文学批评著作相比，在观点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突破或相异之处，这也许就是它们不为大多数评论者所关注的主要原因。但是，正如我们以往文学评论的关注范围主要是历史上名声显赫的作家及作品，我们在总结文学评论活动及其成果时，材料也主要是来自于那些可以影响文学创作及评论的评论家。如果把一流作家及作品看作主流文学创作，把一流评论家及其观点看作主流文学批评，那么，与之相对的二三流作家及作品与二三流的评论家及观点，就可以被称作非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评论。社会的发展无疑是由其主流导引的，文学的发展同样也是随主流的波动而向前推进的。但是，主流必须与潜流和支流相伴并行，才能形成源源不断、勇往直前的巨浪大河，文学的发展如果只是一种形态，就难以出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我们并不否认文化精英所提出的评论，能够反映一部分人甚至大多数人的观点，但是，这部分人之外的另一部分人的观点是否与此完全一致？如果一致，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的呢？所以，对于主流评论之外的文学活动，我们就不应该完全漠视。假如说非主流的文学活动是细枝末节，那么，这种细节的不断发现和认识，即有可能补充甚至彻底修正对于整体的认识，这就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历史上的事迹因最近的发现而推陈出新；历史上的解释也因为我

们观点改变而推陈出新”^①。上文提及的方志所见诗文的几位作者，如魏天眷、张星南、宫润章等，在当地自然属于有文化者，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则是极其普通的人物。甚至普通到连当地的志书对他们的生卒及行迹都语焉不详。如果以他们的文化地位来考量他们的作品，无疑是要降至非常次要的位置，甚至微小到不值一提。然而，客观分析的结果却无法让我们将他们的作品视为无足轻重。他们对某位作家、某篇作品以及某个阶段甚至中国整体文学创作所提出的理解，事实上确有不应该忽视的地方。或者即使他们的观点与一般的评论一致，也能从中感觉出他们是如何达到这种一致的，包括他们接受普遍的文学见解的过程，也很值得我们关注。尽管方志中所选的地方评论者的评论文章或观点，还不能完全代表所有下层民众的文学理解，我们也无法穷举所有人的评论活动及其内容，但进入方志中的评论家与一般的文学批评史上所记载的评论者相比，毕竟体现了突出的民间性和基层性特点，如果能够对这些评论现象尽可能多地予以分析，就必然会越来越有可能接近全部的事实。对时下出现的怀疑历史（包括文学史）、重写历史（包括文学史）现象，我不敢贸然苟同，但我以为，对历史（文学史）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由于地位低微的作家和评

① 黄仁宇《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见其《放宽历史的视界》，三联书店2001年3月，第84页。

论者在历史上均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他们的著作也通常被严重地忽视甚至被无情的湮没，所以，出自普通评论者的评论文章一般都因为流传渠道不畅而鲜为人知，当然在其他场合检索到的可能性就极小。但笔者始终坚持认为少见并不等于没有价值，相反，正因为少见，就更应该保存和揭示。所以，在这里，我们通过查阅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编纂《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王绍曾编著《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国家图书馆藏古籍目录等公私藏书书目，特意选辑了一些并无诗文集传世的评论者的作品，或者即使有诗文集，但流传极少，作为一般的读者和学者，很不容易查阅。有些则根本未收入其诗文集。因此，本书所选的评论文章不但此前未曾被评论界所披露，而且还因为不易见而堪称“稀见”。我们之所以先选辑这一批资料，一方面是想为有兴趣的学者提供有一定价值但又不易得见的文评文论作品，另一方面则是想通过这一种形式吸引更多专家学者的学术兴趣，让他们对方志中的文学评论资料投入更多的关注。这种工作与目前许多学者感兴趣的诗文辑佚有近似的作用，但却绝非辑佚。因为笔者的精力与能力有限，所能接触到的方志文献以及藏书目录也有限，所以，“稀见”和佚失的判断就不一定准确，对这些稀见的文学评论资料，亦未必能够做到比较全面正确的揭示，或许只能达到初步的介绍。如果通过我们的抛砖之举，能够引来更多人的

攻玉兴趣，使方志的价值得到更全面的发现和体现，那就达到了本书的目的。

为了让感兴趣的学者比较顺利地认识和使用我们所介绍的这部分资料，兹对与之相关的资料来源、作者情况以及所涉及的主要内容，给予初步的说明，并对它们的价值和作用，做出必要的判断。此可称为阐释的行为。不过，由于这里所选出的70多篇作品，涉及各个历史时段的文学创作或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笔者不可能对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分析到位、回答准确，而出现不全面、不准确甚至错误，倒是绝难避免的。所以，不但此处所选文章只是我们认为具有史料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其中个例而已，笔者所能提出的某种解释也仅仅是自己的一孔之见，换言之，即多种解释中的一例，甚或不幸恰为错误的一例。热切希望读者尤其是专家学者，在包涵的基础上，给予认真的批评指导。我们的目的就是把一切有可能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学的资源都发掘出来，使文学创作、文学赏读这一非常高尚的人类活动，在不同方面、不同的层次上都能得到反映和实现。

为了更全面地揭示方志中诗文作品的文学价值，本书之末也附录了笔者关于这些问题的三篇文章。我不敢把方志中诗文的价值强调到极致，但目前所存在的一些对其全然漠视的情况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比如许多地方在编写当地文学史或文学发展史时，竟然完全漠视方志所记载的诗文作品的存在，致使地域文

学史最后变成了以地域为界对文学通史的生硬割裂。笔者近几年所进行的相关探讨包括本书的目的，即在于提醒从事地域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更多地关注来自于方志的文学资料。

辑释凡例

1. 辑入本书的资料，均选自清代和民国的地方志，并且所评论的人物和现象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保证其资料价值的普泛性。

2. 以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编纂《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王绍曾编著《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国家图书馆藏古籍目录等公私藏书目为参照，收入本书的资料作者或未曾选入专集，或虽有专集而今已少见，以显示其稀见性。

3. 对所辑资料进行了基本的标点，其中原文明显讹误的文字径予乙正。避讳字和异体字亦一律改回和统一。原文阙字或无法识读者，均以□标示，而无法识读者则在页下另外说明。

4. 对原文中出现的观点、论点以及评析文字中引文的出处，均以脚注的形式予以解释，而对全篇文章所涉及的主要文学现象和文学论点，则以阐释的形式予以评述。无论解释还是阐释，皆以辑释者自己之所能为限，非以详尽为务。

5. 每篇资料的原文之后，均标明了收录该文之方志名称以及该方志之版本情况，以备核查。方志之名前并有其修纂年代和该志反映县镇现今所属之省名。

6. 各篇资料之题名基本依照其原样，个别的没有具体题名的则为笔者根据其意而拟定。

7. 所辑资料总体上按照一般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地方诗话来汇集，各篇之间则根据其所涉及的人物或事件时间前后来排列，如《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宋词等。

目 录

序	詹福瑞 (1)
前言	(1)
辑释凡例	(1)
孔子删《诗》辨	李之实 (1)
《关雎》诗辨	刘明昭 (8)
《诗三百篇》发微	任象益 (12)
“可以兴”至“女为周南召南矣乎”	彭用霖 (17)
读《诗》有会而作	苏如兰 (21)
战国诸子学派记·词章家	慕寿祺 (25)
读《骚》	刘钟慧 (29)
楚吟序	周 纲 (32)
读《过秦论》	葛梦龙 (36)
《史汉文讲义》自序	萧怀锦 (39)
《魏晋文讲义》自序	萧怀锦 (43)
诵六朝诗	宫润章 (47)
竹林七贤论	冉景贤 (51)
竹林七贤	杨学适 (55)
刘伶墓碑记	谢昌言 (58)
张华墓碑记	谢昌言 (61)
吊参军刘伶	余世廉 (64)

《咏徐水旧八景》之一“刘伶孤冢”	吴廷祁 (66)
怀古四贤 (节录)	黄之璧 (68)
读陶渊明诗	魏定一 (71)
《五柳先生传》书后	李燮卿 (73)
读陶诗	童葆珊 (75)
《东轩诗存》序	王炳章 (77)
《映玉斋汇苑》序	柯日东 (80)
赠于猗操序	苏 民 (84)
文艺金针序	吴绍雍 (89)
咏古 (七绝)	樊宗源 (94)
《古诗选》序	王士元 (100)
《古诗选》自序	倪若霭 (105)
《唐诗选》序	柯日东 (109)
《三余草堂吟稿》自序	章敬修 (113)
《唐诗评选》自叙	张玉纶 (116)
《重订唐宋大家文》序	张庆长 (120)
读诗偶述	颜懋企 (123)
读《太白集》	丁树诚 (128)
题《杜工部诗集》	辛联玮 (133)
施东斋诗集序	谷应泰 (137)
《樗斋诗余》序	刘遇年 (140)
钮世楷《秋树根词》序	高 耘 (144)
《国朝文类编》序	陈 铸 (147)
《古文类编》叙、《古文类编溯源》叙	陈泽民 (151)
《国朝诗选》自序	倪若霭 (156)
杜羲甫司马《有闲斋诗》序	杨宜治 (158)
《涂月潭诗集》序	王廷献 (161)
题汪谢城曰桢诗集	许光清 (165)